

開放文學－歷代筆記－萬曆野獲編 第二十七卷

○釋道 【釋教盛衰】後魏道武帝用崔浩之言，盡誅緇流，毀梵宇，可謂備極慘毒，而太子不遵其命，多所洪護，至胡太后而其教愈盛，遂冠古今。唐武宗亦用李德裕之謀，沙汰僧尼，犯者立死，未幾嗣位者為宣宗，旋興復之。蓋授受之間，不能盡同如此。我太祖崇奉釋教，觀宋文憲《蔣山佛會記》以及諸跋，可謂至隆極重，至永樂而帝師哈立麻西天佛子之號而極矣。歷朝因之不替。唯成化間龐方士李孜省、鄧常恩等，頗於靈濟、顯靈諸宮加獎飾，又妖僧繼曉用事，而佛教亦盛，所加帝師名號，與永樂年等，其尊道教亦名耳。武宗極喜佛教，自列西番僧唱唱無異，至托名大慶法王，鑄印賜誥命。世宗留心齋醮，置竺乾氏不談，初年用工部侍郎趙璜言，刮正德所鑄佛鍍金一千三百兩，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議，至焚佛骨萬二千斤。逮至今上與兩宮聖母，首建慈壽、萬壽諸寺，俱在京師，穹麗冠海內，至度僧為替身出家，大開經廠，頒賜天下名剎殆遍，去焚佛骨時未二十年也。然上神聖，雖皈依淨土，毫不以意指人。辛丑壬寅間，紫柏老人游輦下，極為慈聖所注念，即上亦出御勸與答問，第至開戒壇諸事，大瑞輩屢屢力為之請，終不許也。後妖書事起，紫柏逮入獄，尋卒，上亦不問。

隆慶間北虜俺答通貫，朝廷必遣僧於互市時賜以經像，虜中奉之加禮，膜拜稽角，酋長及部下數十梵唱者如海潮音，然後恭問皇帝聖躬萬福，以及將相大臣。僧為具說因果報應，勸以戒殺修善，酋長輩傾聽贊歎，臨行哀戀不忍別，厚加贈遺而返。蓋自萬曆初俺答西迎活佛之時，見敗於瓦剌，益信活佛之言，因敬奉西域象教，所至皆設中國香花及中國所賜錦綺莊嚴之，以當供養。俺答死，其子黃臺吉襲封，黃臺吉死，其子扯力克臺吉襲封，以至於今。而三娘子者，係俺答嫡外孫女，自俺答晚年即為虜中哈屯，哈屯者即閼氏可敦之轉語，實正配也。其子其孫相繼烝之，世為哈屯，其帳自別，有精騎數萬，虜部畏服勝於順義王。虜酋代立，未與結仇讎則支部皆不歸命，以故牴牾者四十餘年，且有權謀，能以恩威制部落，奉佛極精嚴，每以入犯內地為戒。予見其畫像，面圓滿秀媚，身亦纖長，不類虜婦，頸間掛數珠，手中復有一串作數佛號狀，亦氈毳中異人也。蓋自庚午辛未迄今，佛法更盛行於沙漠，因之邊陲晏然，其默祐聖朝不淺矣。

【僧道異法】弇州紀洪武中有詔，凡火居道士，許人兵詐銀三十兩、鈔五十錠，如無，打死勿論，謂親見於刑部所藏事例，以為異。此誠異矣，然正統間更有一事與之同者。時山西有僧夜入奸婦家，為同奸者毆死，法司論毆者以絞，評事王亮駁之曰：「舊例，僧有妻者，諸人得毆辱之，更索其鈔五十錠，無鈔，毆死勿論。今僧犯奸，方之有妻，其罪尤重，毆死奸僧者宜蒙矜恤。」上命有死戍邊。此則見之史者。蓋二法必皆太祖所定，特未載入律中耳。今陝西西寧諸衛土僧，俱仿西番有室，且納於寺中，而火居道士則遍天下矣。又僧之犯奸者，近止令追隲還俗，正墮其計中，若二法得行，其於除淫蕩穢，所裨不小。

【感通寺】雲南大理府城南十里有感通寺，一名蕩山，漢摩騰竺法蘭由西天竺入中國時建，唐時南詔重新之。山徑曲折，數十里林樾蔽虧，佛堂之外，有僧院三十六。洪武十六年，寺僧無極入覲，獻白駒一、山茶一，上臨軒之頃，山茶忽發一花，上異之，賜御制詩十八章，敘其水陸往返之誠，仍敕撰記，略曰：「此寺落成之時，住持者焚香默禱，一夕有佛像自城中飛來，而奠位於此，今大雄殿未燬像也」。以上俱出太祖聖制，其為傳信無疑，佛法之靈異如此，宜開天聖人之表彰尊信，後世崇奉不衰也。楊用修成漢中，寓此寺最久，寫韻樓即其臥室，寺產茶甚佳。

【女僧投水】尼之作奸，余向曾記之，茲觀國初事跡，而知太祖之處奸尼尤直捷痛快也。上嘗使人察在京將官家有奸者，時女僧誘引功臣華高、胡大海妾數人奉西僧行金天教法，上命將二家婦女並西僧女僧，俱投之於河，既不必讞鞠定罪，亦不須刀鋸行刑，盡付洪波，俾登覺路，真萬世良法也。頃江右周中丞孔教，以乙巳、丙午間，來撫江南，因吳中有假尼行淫一事，遂羅致諸尼，不答不逐，但以權衡准其肥瘠，每斤照豕肉之價，官賣與鰥夫，真一時快心事。但坊市報名，或先賂衙官胥吏輩，得預匿大家，因而願充妾媵，以余所知，殊不乏人。又浙中大吏不能仿其意嚴為之禁，浙西一路庵院，遂成逋逃藪，天下事不得盡如意如此。

【酒帘得子】姚少師廣孝奉命賑荒歸吳中，見一酒帘書字奇偉，問之為里中少年所書，召之至，喜極，遂以為子，命名曰繼，即承蔭為尚寶以至太常少卿，此文恪守溪以語李文正西涯者，李因述趙松雪一事為證。趙亦嗜酒幟所署，驚曰：「天下唯我書獨步，今乃勝我，何也？」既知為雪庵李溥光筆，急命輿之來，乃僧也，語甚洽，薦之朝，官至昭文館大學士加榮祿大夫。茲兩事俱奇甚，一釀肆蔽布，或以之得子，或以之得官，且兩人俱釋氏，各極文臣之位，總借墨池一派，延世賞，冠廷閣，佛家所謂時節因緣，真有數耶？今姚繼之後盛於吳中，但不肯名廣孝法嗣耳。

元朝宮殿匾額，初出李雪庵筆，元世祖大加賞愛，趙松雪因讓之，不復書。

【番僧賜印】大臣受主上殊寵賜以印章者，始於仁宗優禮蹇夏諸公，至宣宗亦有賜，其後則世宗之賜為多，皆以閣部或勳舊得之，非過也。唯宣宗賜金英等，而紹璫亦濫承矣；憲廟賜李孜省等，而方士亦橫極矣；世宗取下嚴峻，而內侍張佐、麥福，真人陶仲文、邵元節所得，前後更多於輔弼；今上則唯馮璫、張相兩人受賜而已。然歷朝雖有橫賜，無及沙屠者，唯正統八年，番僧麻察失吉陝西廣善寺修行，特賜敕諭，並賚圖書，其文曰廣宣慈化，此後遂不絕書，則實前代所未有。

又正統八年，陝西石崖寺靜悟師名阿難答者，通其姪女，為岷州衛諸生所發，上曰：「出家人寧有是，其宥之。」不加詰讎也，蓋寬假番僧類此。

永樂間，文皇帝得美玉，欲刻印以賜大寶法王，黃淮諫曰：「中國向來無此奇璞，今特恩賜之，將使番部輕天朝。」上遂止。當時文皇之異禮胡髡，蓋不特哈立麻矣。嘉靖中賜遼、徽二廢王真人印事固不經，式亦奇大，然止範金為之耳。

【夷僧行法】兵部尚書靖遠伯王驥，自征麓川思任發奏捷歸，上言征麓川時，有雲南大理府阿叱力僧綱司土僧何清，在彼結壇行法，將思任發及刀漢招父子，縛縶為人，背書名字，枷鐐刀箭，砍射驅魂，在壇晝夜咒壓，果有青蛇花雀入壇，黃昏神號鬼哭，後隨大軍過江殺賊，持幡行法，直至賊門，呼風止雨，佐助火攻有驗，宜錄其功。上不允。都綱董榮等復奏何清且請增設僧綱司數處，上始令授何清等僧官，仍居本寺，而僧綱司不許增。按驥上此疏時，思任發已逃去不獲，乃為誕妄不經之語以誑主上，其後凡三度南征，騷擾半天下，兵民死者數十萬，蓋不待訓導魯英之彈章，而已自呈其狂肆矣。正統八年，分守獨石都督同知楊洪言云州堡西金閣山崇真宮，其神能出光怪致靈異，去秋巡徼至東涼，猝遇虜騎，勢張甚，臣默禱於神，虜遂遁去，因以私錢修廟，今已畢事，乞賜敕額及道流住持。上命賜名為靈真觀，度道士主之。是時王振箴已熾，邊帥神其說以獻媚，習為故事，以至嘉靖末年，每遇奏捷，必以「仰仗玄威」為疏首第一句，則正統已為之先鞭矣。

【主上崇異教】主上新登極，輒度一人為僧，名曰代替出家。其奉養居處幾同王公。聞初選僧時，卜其年命最貴，始許披剃，有云重賂主者中貴人，乃得之，第先朝必不然。如憲宗登極，輔臣李賢諫曰：「高皇帝祖訓，明有寺院燒香降香之禁，違者並領送之人處死。近傳番僧入內誦經，至晚乃出，又有非奉聖旨傳送銀物於寺觀者，乞明禁以嚴宮禁」。上優詔答曰：「祖訓敢不率。」武宗登極，禮卿張升諫曰：「近聞真人陳應循、西番國師那卜堅參等，各率其徒，假以祓除薦揚，數入乾清宮几筵前，肆無避忌，京師無不駭愕，請執諸人，革其名號，迫其賞賜印誥，斥逐遣還。」上允其言，一一查革，並追所賜玉帶諸物，令有敢貪緣出入宮禁者並罪之，其嚴於祖訓如此。然成化之中年，已為妖僧繼曉建大永昌寺，上親臨幸之；正德之中年，造萬壽寺於禁苑，上身與番僧唱誦其中，視前兩答詔，抑何矛盾也？英、孝二祖，一張一弛，本朝聖主，尚不免溺此教，以貽新朝之補救，況後聖耶？世宗忿髡輩之積蠹，焚慈恩，焚佛骨，而事玄之盛，又十倍焉。

【僧道異恩】成化十七年，傳升道錄司右至靈鄧常恩為太常卿，蓋自永樂間升右善世姚廣孝為太子少師，及全真丘元清為太常

卿後來未有異典。然姚系佐命元勳，丘曾為監察御史，常恩不過以房中術得之，時尹恭毅旻任太宰，不能執奏。

又是年賜僧萬行清修真如自在廣善普慈宏度妙應掌教翊國正覺大濟法王、西天圓智大慈悲佛領占竺等十四人誥命，時周文安洪謨為宗伯，亦不聞執奏也。蓋憲宗於釋道二教，俱極崇信如此。後孝宗登極，奪常恩官，正其罪，領占竺者亦降號國師，遣歸四川之彭縣光相寺住坐。未幾即遣內臣召還，令馳驛來京，言官屢諫屢止。至十五年又召之來，命居大慈恩寺。蓋此時道教置不談，而佛氏為中宮及大璫所信向，孝宗亦不能自異也。至正德間，上親習西番梵唄，與番僧輩演唱於禁中，至自稱大慶法王，給印賜下院，為禮卿傳瀚所駁。直至嘉靖中葉，上居西內，躬行齋醮，邵、陶輩寵冠古今，有非王仔昔、徐知常所敢望；又用羽流言焚棄佛牙頭骨幾盡，而釋氏之不振極矣。

番僧之號凡數等，最貴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次曰大國師，曰國師，曰禪師，曰都綱，曰刺麻。宣宗末年，入居京師各寺者最盛，至正統初，遣回本處者至六百九十一人。既而禮部尚書胡濙再請，汰其四百五十人以聞，上命法王佛子不動，餘者去住聽其自裁。蓋此輩於光祿寺日給酒饌性廩，有日支二次三次者，此外又別支廩給。當宣德年間，其冗食如故，英宗初政，亦未能盡革云。

【毀皇姑寺】皇姑寺在京師西山，不知所始。嘉靖六年丁亥，上諭輔臣楊一清云：「前有旨下部，謂尼僧與僧道不同，而尼僧寺與僧寺道觀又不同。今因桂萼奏毀尼寺，已行下矣，今若皇姑寺仍留，是不去其根也。」乃旨出之後三四日，不知何日哀奏兩官，皇伯母見諭，以皇姑為孝宗所建，似不可毀，聖母亦以孝宗為言。蓋小人進禍福之言，故兩宮一時傳諭。次日，聖母又諭：「欲建一寺，即將此寺與我亦好。」蓋此寺乃皇親內宦供給佈施，必有請告之者矣。按，世宗此旨。已洞見宮掖隱情，既而聖諭又下，輔臣楊一清等曰：「慈訓兩頒，宜即順命，但懲惡務去本，方免後患，今將此寺房留與無歸尼僧暫住，止著終身，不許復引其類，其祖宗時所賜敕額追回。」此旨既下，其後因循至今又八十年矣。尼僧之增日多，宣淫日甚，禮施亦日益不貲矣，蓋其根株俱在內庭。以世宗英斷，尚不能鏟除，況後世乎？自丁亥後又十年，而霍文敏輅為南禮卿，首逐尼僧，盡毀極庵，金陵一片地頓爾清淨。霍去而尼復集，庵復興，更倍往日矣。

是時上又下密諭閣臣曰：「朕又將有議此寺額名之意，並告卿知，夫順天、保明者，明是我國朝號，此言尼僧之祖，能順聖祖奉天開極，此唯皇天命之，何待後日以一妖尼能保大明也哉？」又云：「皇姑者尤不好聽，言我皇家之姑也。當時此寺云敕賜，不云敕建，便可見非祖宗本意也，故朕深嫉之，因與卿密知之。」觀世宗屢諭，不特明晰事理，且曲揣人情，真是禹鼎秦鏡，且開諭輔弼，曲體兩宮之意。然實錄中僅載一二語，不能如此詳明，不知述史者何所諱也？予今所紀，亦僅十之四五耳。

予向曾記汰尼，因及皇姑寺始末，然不如此之核，因再述世宗屢詔，以見先朝過邪之嚴。

【衣鉢】初祖衣鉢，留粵東之黃梅寺，寶藏至今。至嘉靖初年，魏恭簡莊渠校督學其地，借觀之，撲碎於地，名為辟異端，今存者以漆膠，非復完物，唯衣尚無恙耳。此等見解，與張永嘉貶損孔廟何異？即盡廢佻舞，聖衷未必慢；盡焚衣鉢，宗風未必墜，真所謂蚍蜉撼泰山，不滿兩聖人一笑也。況初祖衣鉢，不過與孔子履等，後人自不忘本，珍收之耳。莊渠與王新建爭名，晚投桂安仁幕，何異端之能辟哉。

孔子履在晉武庫中，元康中已與斬蛇劍同焚矣。至宋靖康，金人擄去古物，又有女媧琴、孔子履，何耶？豈宣尼行滕尚留兩編耶？又唐宣宗令有司仿孔子履名魯風鞋，宰相以下俱效之，號遵履履，則似孔子履未焚也。俟再質之博洽者。

【京師敕建寺】本朝主上及東宮與諸王降生，俱剃度童幼替身出家，不知何所緣起，意者沿故元遺俗也。今京師城南有海會寺者，傳聞為先帝穆宗初生受里之所，今上萬曆二年重修，已稱鉅麗，本年又於城之西南隅鼎建承恩寺，其壯偉又有加焉。今上替身僧志善以左善世住持其中，蓋從龍泉寺移錫於此。其在城外者曰慈壽寺，去阜城門八里，則聖母慈聖皇太后所建。蓋正德間大璫谷大用故地，始於萬曆四年，凡二歲告成。入山門即有翠堵坡，高入雲表，名永安塔，華煥精嚴，真如游化城樂邦，所費甚多，蓋慈聖既捐帑，各邸俱助之，因得速就如此。至五年之三月，今上又自建萬壽寺於西直門外七里。先是，京師有番經、漢經二廠，年久頽圯，穆皇帝重修，未竟，上移貯漢經於其中。其正殿曰大延壽，閣曰寧安，重樓復榭，隱映蔽虧，視慈壽寺又加麗焉。其後壘石為三山，以奉西方三大士，蓋象普陀、清涼、峨眉，凡占地四頃有奇，亦泐歲即成。時司禮故大璫馮保領其事，先助萬金，潞邸及諸公主諸妃嬪以至各中貴，無不捐資。其藻繪丹雘，視金陵三大刹不啻倍蓰，蓋塔廟之極盛，幾同《洛陽伽藍記》所載矣。予再游萬壽時，正值寺納為主上祝釐，其梵唄者幾千人，聲如海潮音。內主僧年未二十，美如倩婦，問之亦上替僧，但怪其太少，蓋志善者已謝世，此又代職者，自承恩移居此中耳。時上從內府賜出永樂間所鑄銅鐘，內外範華嚴全部，娑婆環讀，此身真在忉利天宮也。以上諸刹俱帝后出供奉之羨，鳩工聚材，一以大璫蒞之，有司例不與聞，民間若不知有大役，亦太平佳話也。先是，萬曆二年，仁聖太后亦出羨金建仁壽寺於城南數里，直至十三年始報竣。

此外，京城內有大隆福寺景帝所建，至撤英宗南內木石助之，未幾，又從山西巡撫都御史朱鑿言，謂風水當有所避，乃命閉正門不開，禁鐘鼓聲，又拆寺門牌坊所謂第一業林者，而無救於禍難。成化間，又以妖僧繼曉建護國大永昌寺，致勞憲宗親幸，不逾時曉誅寺毀，此皆聚民膏血所成。二寺俱逼近禁御，隆福今尚存，而永昌則無寸椽片瓦矣。

【僧家考課】兩京僧人俱屬祠部，每缺住持，則祠部郎中考其高下，以居首者填補。往游多陵，見三大寺首僧儀從甚部，蓋靈谷、天界、報恩三大刹為最，所領僧幾千人，而棲霞等五寺次之。靈谷寺住持，年甫弱冠，姿貌清粹，出考卷見示，則皆四股八比，與儒家無異，亦有新詞綺句，其題則出《金剛》、《楞嚴》諸經，其入選者亦稱祠部郎為座師，呼其同輩為敝友，堪為破顏。按，僧寺高下，起於宋南渡，等級截然，杭州五大刹俱御前親領，最為崇赫，以故集慶寺為閩貴妃香火，理宗特加隆異，遂有「淨慈、靈隱、三天竺，不及閩妃兩片皮」之嘲。故元奉佛尤甚，其奢僭至無等，本朝大為之節制，然而禪規亦嚴。嘗見天界寺廊廡出示，推升諸僧職事，則云某人升首座，某人升維那諸職，其後著年月用印，一如銓曹文榜，但不知他寺何如耳。

【吳江異人】吳江為吳郡壯縣，然俗豐浮好訟，比於他邑為難治，而異人則間出，如嘉靖間周恭肅用，以秉銓清慎著名。其先世農家，幼時學畫於沈石田，甫數月，沈即呼周封公語之曰：「此子非以繪事終者，宜令習舉業，圖致雲霄。」封公以貧辭，沈曰：「吾友錢宦灘能文，盍往師之？」遂代為束脩往謁。未幾，錢以會、狀二元去，則又曰：「吾友毛白川，亦錢之亞，」又為資遣之。迨毛舉狀元，而周業成，遂登進士以至穹顯。予嘗見周畫數幅，皆手題詩於上，畫入荆關之室，後詢問故老始得其始末。此後則達觀師，世所謂紫柏老人者，本吳江人，後諱言之。其聰明機辨，實宇內無兩，晚游京師，慈聖太后與今上俱禮重之，卒以癸卯妖書株連及難。然其人自是異人，用能奔走天下，後來名宿如林，未有能及之者。次則杜靜臺，名偉，少孤貧，自鬻於大姓沈氏。沈長子曰位，書經名家，號虹臺，舉甲子鄉試第二，先大父所取士也，偉與之同榜。初偉為童子，侍虹臺硯席，亦學為文，師友異之，令同肄業，駁出虹臺之上，遂易姓名為兄弟，偕入泮宮，同鄉舉。既而位連登乙丑高第，入翰林，偉久困公車，偶以閩閩里言，密獻規於位。位不納，反嬉笑曰：「老杜且休矣。」偉始大悲：「是且不屑與我雁行矣。」遂復本姓。位尋以奉差死非命，杜為經紀家事，且正其家法，有同氣所難者。後謁選為南陽推官，以卓異召入，僅得工曹，抽稅荊州，不持一文歸，但市一沙枋棺以奉老母，終以貧困死。時同鄉申、王二相，與同社契厚，不及援之華要，議者以為未允。又一祠客名俞策者，後改名安期，故周恭肅家僕也，侍恭肅孫號九三者同為文。初亦以杜靜臺故事期之。主人既清狂不慧，俞亦不嫻於文，遂去習為詩，整麗有聲於時。游太函、弁州、甌瓠、雲杜之門，俱亟稱許為才士，近來山人殊未見其比，皆吳江一邑所產也。其邑人曰：「子所稱予鄉異人，果不謬，但一解不如一解耳。」予無以應。

【紫柏拈偈】紫柏嘗拈七佛偈中之一云：「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自謂已證得一句半耳。向日馮祭酒與之同席，主人出饌蟹甚肥，馮手擊之，自訟曰：「是不宜吃，無奈口饑何？」紫柏振聲以杖擊之，「汝但恣啖，不過識神偶味，今明知其非，強作憫憐狀，此真泥犁種子，非吾徒也。」坐中皆頹首服。婁上王荆石相公傳一稀痘

方，服之無不驗，後傳漸廣，效亦漸微。紫柏以難王宇泰太史，詰其故，王曰：「眾生業力重，立方之人心力幾何，不能轉之故也。」紫柏歎以為然。予恨相見之晚，不及酬對。

【紫柏評庵】董思白太史嘗云：「程、蘇之學，角立於元祐，而蘇不能勝。至我明姚江出，以良知之說變動宇內，士人靡然從之，其說非出於蘇，而血脈則蘇也，程朱之學幾於不振。紫柏老人每言晦翁精神止可五百年，真知言哉。」董蓋習聞其說而心服之。然姚江身後其高足王龍溪輩，傳羅近溪、李見羅，是為江西一派；傳唐一庵、許敬庵，是為浙江一派；最後楊復所自粵東起，則又用陳白沙緒餘，而演羅近溪近脈，與敬庵同為南京卿貳，分曹講學，各立門戶，以致並入彈章；而楚中耿天臺、淑臺伯仲，又以別派行南中；最後李卓吾出，又獨創特解，一掃而空之。今錫山諸公，又祖楊龜山，特於朱、陸異同辨晰精核，則二程淵源，又將顯著於中天矣。

【紫柏禍本】紫柏老人，氣蓋一世，能於機鋒籠罩豪傑，於士大夫中最賞馮開之祭酒、於中甫比部，於即馮禮閣弟子也。紫柏既北游，適有吳江人沈令譽者，亦其高足也，以醫游京師，且久。值癸卯秋，中甫以故官起家至京師，次揆沈歸德為於鄉試座師，其時與首揆沈四明正水火，而於師門最厚。時太倉王吏部罔伯，與於同門，日夕出入次揆之門，四明已側目矣。會江夏郭宗伯以楚事劾首揆待命，郭與於同年中莫逆，於之召起，王、郭俱有力焉，因相與過從無間，首揆益不樂。沈令譽因王、於之交，亦得與郭宗伯往還，每眾中大言以市重。適妖書事起，巡城御史康丕揚捕令譽，搜其寓，盡得紫柏、王、於二公手書，入呈御覽，上始疑臣下與遊客交結，並疑江夏矣。紫柏書中又云：「慈聖太后欲建招提見處，而主上靳不與，安得云孝？」上始大怒，獄事遂不可解，然未嘗有意殺之也。紫柏自以狴犴法酷，示寂於獄，櫬歸，屢示靈異，比及茶毗，得堅固子無算，今遺塔在徑山中峰；沈令譽者亦從經典放歸，足徵聖主之無成心矣。

己亥庚子間，楚中袁玉蟠太史同弟中郎，與皖上吳本如、蜀中黃慎軒最契，後則浙中陶石簣以起家繼至，相與聚談禪學，旬月必有會，高明士夫翕然從之。時沈四明柄政，聞而憎之，其憎黃尤切。至辛丑，紫柏師入都，江左名公既久持瓶鉢，一時中禁大瑞趨之如真赴靈山佛會，又遊客輩附景希光，不免太丘道廣之恨，非復袁陶淨杜景象，以故黃慎軒最心非之。初四明欲借紫柏以擠黃，既知其不合，意稍解，而黃亦覺物情漸異，又自簡暗抨之，引疾歸。時玉蟠先亡，中郎亦去，石簣以典試出，其社遂散。未幾大獄陡興，諸公竄逐，紫柏竟罹其禍，真定業難逃哉。

【二大教主】溫陵李卓吾，聰明蓋代，議論間有過奇，然快談雄辨，益人意智不少，秣陵焦弱侯、泌水劉晉川皆推尊為聖人。流寓麻城，與余友丘長儒一見莫逆，因共彼中士女談道，刻有《觀音問》等書，忌者遂以幃箔疑之。然此老獨性如鐵，不足污也，獨與黃陂耿楚侗定向深仇，至詈為奸逆，則似稍過。王寅，曾抵郊外極樂寺，尋通州馬誠所經綸侍御，留寓於家，忽蜚語傳京師云：「卓吾著書醜詆四明相公。」四明恨甚，蹤跡無所得，禮垣都諫張誠字明遠遂特疏劾之，逮下法司，亦未必欲遽置之死。李憤極自裁，馬恨恨亦病卒。次年癸卯妖書事起，連及郭江夏並郭所厚者數君，御史康驥漢丕揚因劾達觀師，捕下獄，有一蠢郎曹姓者，笞之三十，師不勝悲，發病歿。師已倦游，無意再游輦下，有高足名流方起廢，促之行，師遂欲大興其教。慈聖太后素所欽重，亦有意令來創一大寺處之，不意伏機一髮，禍不旋踵，兩年間喪二導師，宗風頓墜，可為怪歎。雖俱出四明相公力，然通人開士，只宜匿跡川岩，了徹性命，京都名利之場，豈隱流所可托足耶，郭泰、申屠蟠所以不可及也。

【憨山之謫】憨山大師名德清，其行輩稍後紫柏，而相厚善，後以爭名利稍疏。紫柏名振東南，縉紳趨之如鶩，憨自度不能勝，乃北游至山東萊州即墨縣之大勞山，有一廢蘭若，因葺而居之。道俗皈依，名其地曰海印，漸成大叢林。大瑞輩慕之，爭往頂禮。時慈聖太后宮近幸張本者，尤尊信，言之太后，內出全藏經賜之，時分賜者不止勞山一處，張本遽填海印寺給與，一時縉素俱豔妒之。適即墨有無賴羽人耿義蘭者，詭云其地曾為道院故址，今宜復歸黃冠，其意不過需索金帛耳。憨既不酬，且詆辱之。義蘭忿甚，遂入奏於朝，又捏造道宮故名，自稱道童。上大怒，命驍騎速德清至京治之，拷掠無算，盡夷其居室。憨系獄良久，後始謫發粵中充戍，而張本者至以詐傳旨論死。蓋主上素信竺乾，但事涉宮闈，必震怒不解，加等大創，此乙未年事也。至癸卯冬，紫柏得罪，亦以交通禁掖，遂不免於死。初憨師在詔獄時，以梵教化導諸囚，皆感泣虔事，日夕唄誦，比出獄時，嗟歎曰：「好個道場，又將捨棄，可惜！可惜！」其言亦可存也。

勞山亦名牟盛山，吳王夫差登此，得靈寶度人經，秦始皇亦上此山，以望蓬萊，逢萌歸自遼東，修真於其中，樂正子長又於此得道，李白詩云：「我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親見安期生，食棗大如瓜。」此皆神仙典故，而釋氏無聞焉，則耿道童單詞，或非妄乎？附紀以資捧腹。

【雪浪被逐】雪浪名洪恩，初號三淮，本金陵名家子，棄俗為僧，敏慧能詩，博通梵夾，為講師翹楚，貌亦頎偉，辨才無礙，多游縉紳間。金陵大報恩寺塔，壯麗為海內第一，嘉靖四十二年寺被毀，塔亦漸圯，雪浪募修之，始復舊觀。然性佻達，不拘細行，友人輩挈之游狎邪，初不峻拒，或曲宴觀劇，亦欣然往就。時有寇四兒名文華者，負坊曲盛名，每具伊蒲之饌，邀之屏閣，或時一赴，時議嘩然，遂有摩登伽鳩摩羅什之謗，實不至此。江夏郭明龍為南祭酒，極憎之，至書檄驅逐，歷敘其淫媾諸狀，幾不可聞。或云雪浪曾背誹郭詩，為其同儕緇徒所憎，以致郭切齒，未知然否。雪浪自此汙漫江湖，曾至吳越間，士女如狂，受戒禮拜者摩肩接踵，城郭為之罷市。雪浪有侍者數人，皆韶年麗質，被服絢綺，即衲衣亦必紅紫，幾同煙粉之飾。予曾疑之，以問馮開之祭酒：「比丘舉動如此，果於禪律有礙否？」馮笑曰：「正如吾輩蓄十數婢妾，他日何害生西方、登正覺耶？」其愛護之如此，然郭即代馮為司成者，亦果相善。

【禪林諸名宿】竺乾一時尊夙，盡在東南，最著則為蓮池、達觀兩大宗旨。然二老行徑迥異，蓮專以西方直指化誘後學，達則聰明超悟，欲以機鋒言下醒人；蓮枯守三條椽下，跣步不出，達則折蘆飛錫，所在皈依。二老各立教門，雖不相下，亦不相笑。其後達老示寂獄中，蓮拊膺悼歎，亦微咎其昧於明哲，如白香山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寓意甚遠，非幸災也。大抵蓮老一派，主於靜默，維修淨土者遵之；而達老直捷痛快，佻達少年驟聞無不心折。其時雪浪洪恩，本講經法司，而風流文藻，辨博自喜，有支郎蓄馬剪頰之風，則蓮老頗不謂然。蓋近日叢林議論，崇尚宗門，主於單刀入陣，寸鐵殺人，而鄙禪修為齷齪，如雪浪輩不禪不宗，又欲兼有禪宗之美矣。憨山歸自粵中，聲譽轉盛，來游吳越，一時俊少以得奉盤匱、滌澣器為幸，而大家妻女，檀施悲泣，求片語拔度而不得，蓋雪、憨所至皆然。雪先下世，憨則至今神旺如盛年，乃警效間多趨縉紳談時局，以是信向者愈繁，又作達老塔銘，語含譏諷，識者遂微有後言。至如近日宗門諸名下，爭以壇佔自高，相駁相嘲，以至相妒相害。真一解不如一解矣。

憨師每至佛寺登大雄殿說法，及受諸供養禮拜，俱南面正坐，寺僧以大被遮蔽三世尊像設，一如地方官長游宴庵觀之體。余竊疑之。如來為空門導師，猶之儒教中孔孟，我聖門之徒，大儒授經，必無踞大成殿背孔子四配自升高座之理。亦曾托友微規之，度未必肯也。近見二三講師，亦效其體以自尊大，真可謂無忌憚矣。又曾見憨老投刺署名奇大，埒閣部大老，尤駭之。

【西僧】余往年庚子在武林應試時，正秋七月，遇一西僧於馮開之年伯家。其人約年四十，日夜趺坐不臥，食能斗許，亦可不食連旬，不飢，便液亦較常人僅十之一，每十日去若羊矢者三五而已。能持彼國經咒，以炭熾鐵釜洞赤，擊掌上，拈指其中，取百沸湯沃人肌，寒如冷雪，亦能以咒禁瘡癩等疾，蓋其地去中國數萬里，途中奇鬼毒蛇怪獸相撓，非藉咒力禁持，必不能達，此特其小技耳。別後十許年，予在都下游西山宏化寺，遇西僧數輩，持螺唱梵，胡拜於佛前，內有一人屢睨予良久，曰：「公得非沈姓乎？」余怪問之，則庚子武陵所遇也，面目盡改，全非殊域氣貌，且為華言不為梵語。余詢其行業精進何如？則大悲哭曰：「自別公入京，已茹葷酒，出入聲利場中，即經咒已無寸驗，何論白業？」又問其洩寢如舊否，則云：「日苦大小便頻數，夜臥鼾公聲達旦，留塵世亦不久矣。」相與歎歎，各歎老大無成，侵尋鬼錄，灑泣而散，此後不復再見。

【僧慧秀】義興僧孤松名慧秀，能詩有俊調，其人亦瀟灑不俗，為吳微如正志比部所厚，築庵居之。予王子游陽羨，吳館余於

庵，與同朝夕，每謂余欲返初服，以詩行人間。初猶勸止，繼見其意不回，余亦北上不及再阻。未幾，吳轉江右兵使出山，慧秀遂棄瓢笠稱山人，茹葷娶婦。余歸家後，不復通問。忽聞其病亡，固已訝之，未幾徹如長君允執名洪亮者，試南宮歸未久，亦暴疾早世。其初得疾時，夢慧秀被桎梏至，詞旨酸楚，且云：「我不合為僧不了，犯如來戒，得罪將入重獄，始不勝拷掠，已引公曾相勸誘為解，冀得輕比，不意冥司彌怒，並將逮公讞決，今期至矣。」吳驚悸汗流，醒而沉劇以不起。

【塔異】雲南姚安府大姚縣西有白塔，上有唐尉遲暹造字，弘治間縣地震而塔中裂，再震復合如故。又聞大理府城中有三塔，遇地大震，三塔俱裂開二尺許，人謂必傾，次日地復震，裂者復合，略無痕跡。佛力神通初不在此，然當此末法，欲堅愚俗信心，故出此奇以示遐方耳。漢世謂滇池為邪龍，雲南蓋苦龍為孽也，今乃以震表異，得非神龍皈依正法，乘大地震動，神其變化耶？

【塔影】嘗聞暗處視明，則影皆倒垂，而實不然。南京牛首山寺塔，其影獨照伽藍殿上供桌，倒立甚分明，而他處則不然。北京彰義門外天寧寺塔，每於殿門偃時窺之，其影亦倒，而他寺有塔者以試之則正現如故也，物理之不可曉如此。

【真人封號之異】太祖封張正常為真人，以嗣龍虎山之業，其號不過十字。宣宗寵劉淵然真人，封號至十八字而極矣。此後恩漸殺，唯嘉靖間邵元節之封，其真人號亦同淵然，雖一時異數，然兩朝濫典，人以為駭，不知憲宗朝亦有之。成化廿三年，詔贈「靜一冲元守道清修履和養默崇教抱樸安恬真人」，蓋亦十八字，而世無能記憶者。蓋其時左道雜進，如鄧常恩、趙玉芝輩方橫甚，則真人又為恒事矣。至弘治十七年，上命閣臣撰真人杜永祺等誥命，劉健等力諫，以為宗廟謚號不過十六字，而此輩封號乃多至十八字，宜令停止，則濫典亦如成化間矣。若嘉靖末年陶仲文封伯加柱國蔭璽丞，其真人號遂至二十字，此又當別論。

成化一朝，僧道俱幸，如西僧則紮巴堅參封至三十餘字，蓋沿故元舊俗，並襲永樂間哈立麻例也，乃至佛子國師之屬，並中國冒名者，講經覺義，每一旨傳升數十，其時僧道官各數千人。先是，以星變變化，李孜省降職，僧繼曉違歸矣，至成化二十三年，復召孜省進禮部左侍郎，而先建大永昌寺以居繼曉者，初亦廢撤，至是重建，其宏麗綿互更倍於昔。未幾上晏駕罷役，二人亦正法矣。若世宗朝，唯玄門見禮，而釋氏俱廢滅。

【羽流不列清班】孝宗末年，道士崔志端掌太常，帶銜為禮部尚書，會上御經筵，舊例六卿得陪列，志端獨不預，乃上疏自請云：「忝列春卿之長，而經筵見擯，非宜。」上下其事，大臣議之，輔臣等謂孔孟之言，非黃冠所習，不宜扈從。上是之，寢其奏不行。今上己卯冬，龍虎山真人張國祥以觀期入朝，綴班二品，上御門望見道冠羽衣，以為服飾不雅，不足以肅觀瞻，即下聖諭：「他是方外之人，焉用朝參？又無民社之寄，何須入觀？自今非奉召命不必來京。」二聖於異端，處置恰當，真不惡而嚴矣。

己卯後數年，仍命張國祥三年一觀，言官爭之不聽。又至京師輒久留不去，蓋中官輩誑上以祝延聖壽建醮為詞，然終不得預朝會。

【月中仙人】徽廢王載堦在國時，奉玄為世廟所寵，賜真人號及印。嘗於八月十五日，凝坐望天際，忽有一鶴從月中飛下殿亭，鶴載一羽士，真神仙中人也。王喜，急禮之，與談大快，因問師來有所請否，對曰：「廣寒宮年久頹敝，將更新之，他材已備，唯少一梁，願王留意。」王辭以力薄，恐不辦此。羽士曰：「不必具材，但需銀皮傳樑上，約萬金足矣。」因示廣袤長短之數，姑令製就，明年此日來取，復乘鶴飛去。王果如言琢就龍鳳花紋甚工，至明年中秋，則羽衣者從月飛下，添鶴一隻，頂禮為謝，身跨一鶴，以一鶴銜銀梁返月宮。王大駭，以為飛舉可卜。忽一日有司擒道士之宿娼者來，疑其為盜，蓋以龍文銀作夜合資，為刺奸者所蹤跡，拷問之，則對以誘騙徽府所得。其人為武當羽人，向日跨鶴者，乃寓居方士也，往捕之，僅得分銀道士數輩，方士已宵遁矣。乃知其時分宜相治第，有鶴成群繞其新構，分宜為文紀其瑞，皆一時方士所為也。宋真宗視朝罷，招大臣入殿，後潛游蓬島，及徽宗郊天見空中真仙雲物樓臺，總之皆幻術耳。

載堦為英宗元孫，世宗從姪，建國僅四世，與世宗同好道，同師陶仲文，所坐又小，乃削爵土自殺，妃嬪從死者又數十人，子孫不紹，罰不蔽罪，其中必有說。

【道士娶妻】世宗寵任羽流，雖多異典，然有處分最可笑者。如掌太常寺禮部左侍郎金贊仁，以三年考滿求蔭其待協律郎陳自暹，科臣執奏，謂蔭敘無及異姓之例，而禮部之議姑升自暹一級，乃以自暹為太常典簿，不為例，已屬可笑。時嚴分宜為禮卿，其逢迎上意，亦何足責。甫逾年而贊仁與自暹各私娶妻，即居神樂觀中，且毀天壇地以廣私室，為樂舞生所發。上下刑部議罪，發贊仁為民，自暹永戍邊衛。此二人既以娶婦得罪，又安得有子孫世從戎哉！其師以無妻子蔭其徒矣，其徒苟戈時，又必照例僉妻起解，方有後人免勾補耳。當時禮官刑官唯知窺上意向，不顧國法，乖舛至此，真可笑可恨。

其後工部尚書徐可成蔭徒咎義金為太常博士，又全用金贊仁例矣。

【二癩子】成化中，有襄陽人王臣者，以跛名癩子，用方術見幸，自云能立成黃金。上信之，拜錦衣千戶，命同太監王敬下江南，採諸藥以備點化。至吳越間，黷肆萬狀，幾激變亂，被劾伏誅。嘉靖中段癩子者，亦以方藥進上，賜高士真人之號，寵甚至。今京師有紅爐廠，為易州場交納供炭之所，世宗輟以賜段為第宅，今已廢罷，尚存舊名。二人俱廢疾，俱以房中術左道蠱惑聖聰，俱事敗得罪，人猶以段不得正典刑為恨，王臣能使木人諸幻異，皆奇絕，少嘗犯死罪，為官法刑損其股，事詳各紀載。

【段朝用】段癩子名朝用，廬州合肥人，自言工點化之術。初以術干湖國公郭勛，勛築丹室居之，以所煉為仙銀，製器百餘，云飲食用之可不死。因乘一真人陶仲文進之上，上大悅，以薦二親几筵，又次第及八廟。朝用又進銀萬兩，助雷壇工費，上益以為忠愛，授紫府宣忠高士。朝用因請歲進銀數萬金以資國用，上命朝用支文官正五品俸，加郭勛祿歲百石，已而其術漸不驗。有徒王子嚴者害其寵，乃發其諸誣穢隱惡，日哄仲文所，仲文懼累及，上章請禁子嚴，仍責朝用歲辦銀四萬兩供用。上曰：「黃白之術，自昔有之，非真有道術者不能。卿初薦朝用及彼進銀，朕亦信之，以其足代民膏血也，卻屢試不效，何預卿事？」令俱執赴錦衣鎮撫司拷問，已而貸朝用，改為羽林衛千戶，又改紫府宣忠仙人。時郭勛已進羽國公，得罪下獄，未測上指，朝用遂行謀騙，執勛奴撈掠之，且曰：「歸語而主，饋我金十萬，當免而主追贓。」勛奴不應，紿之，其夕死。朝用知不可掩，乃上言勛奴行刺，為己所覺，邂逅致斃，且署銜為羽林千戶。上怒，以朝用已改官不受命，又於禁封日奏私事擅殺人，下詔獄訊治，法司議顯戮，沒入妻子財產，朝用與助相繼瘐死於獄。

二十七年，又賜方士郭宏經號清微輔教志靜宣誠高士，王永寧清微輔道翊范通真高士，各鑄印以賜。後二十九年，二人亦進真人。

【方士亡兩國】梁散人者名高輔，俗呼梁指甲，先游鈞川，得幸於徽府。時徽王載堦好長生家言，因寵異加等，旋因陶典恩薦於世宗，頓荷上恩，亞於陶矣。上一日與梁談徽邸事，問王為何如人。時王已封真人賜金印，如其父，禮遇冠諸藩。不謂梁以索藥事，恨徽未發，適荷清問，遂盛誇載堦材武，嘗魚服游鳳陽祖陵，往還無人能覺。上愕然，不復他詢，則徽禍本已成矣。會載堦強奪州民女又殺之，為其父所訐，上心銜堦微行事，遂決意廢之，載堦自殺。又七年而伊邸事起。伊王典秩在國多不法，又所封洛陽，古都會，仕紳素貴倨，王每事裁抑之，令執臣禮不少假，於是聚謀攻之。然亦好道，與梁指甲厚善，中道失歡。梁既得上眷，日夜侍左右，因稍談典秩淫僭。適撫按屢陳其橫恣，上命撤所建違式宮殿，出他奸占宮女。典秩佯順命，不即遵行，撫按故甚其辭以激上怒。上人梁譖既深，亦削爵廢國，錮之高牆。按，梁高輔本南陽一左道無賴，徽、伊兩王，誤為所蠱，卒因鑲金，相繼夷滅，問其罪狀，則徽且不至失國，況伊之釁，又不過徽之十一耳，何必八公然後能亡淮南哉。

【道士入直內庭】道士龔中佩者，幼入崑山縣之猛將廟，落魄貧苦，漫遊京師，因人真人陶仲文名下，得交撰青詞諸人。其人愚憨好酒，乃羽人之下劣者，然幼熟道書，盡知諸神名號，入直諸老時從考問諸靈位業，遂為婚娶，薦為太常博士，馴至太常少卿。上命入內庭教習諸宮人科儀，然時酣醜侮諸中貴，因恨思中之。一日出飲於刑部郎邵峻家，上偶呼不至，為諸瑞所譖。上大怒，下詔獄杖死。世宗宮闈防範最嚴，何以容一醉道士出入禁籞，此與武宗朝西僧直豹房何異？雖即誅殛，已非體矣。

【樂士道士之橫】伶官之盛，莫過正德；道流之盛，莫過嘉靖，然成化間已濫觴矣。如教坊司奉鑾臧庸奏：「舊制宿娼者犯

罪，追贓不得累及樂戶，且樂戶犯罪，止由禮部行提，別衙門不得擅拘，宜遵此制。」上下刑部議，謂盜賊賭博多匿娼家，其不知者宜依舊制，其知而容隱者，仍究問為是，若犯罪者，則不由兵馬拘提，宜如所奏，上允之。以伶人而敢於擣法，且上瀆聖聰，既不以為忤，而下之司寇，乃刑官亦依違曲從之，亦異矣。此事不一月，又有太常卿顧珙者，自陳在顯靈宮奉祀香火年久，今妻王氏病故，乞賜祭葬。上下禮部議謂，三品妻舊無祭葬。近例更嚴，不宜許。上命與之，不為例。按珙以道士為廟祝，安得容娶妻，乃公然形之奏疏，宗伯亦不為駭怪，但以無例尼之。是時大臣幾於七聖俱迷矣。嘉靖間道士徐可成亦至禮部尚書，但蔭其徒魯義金，而不及其妻，則猶方外行徑也。

【真人諸印俱備】玉印唯天子璽有之，此外則金銀銅以次遞降，從來未有兼得之者。龍虎山張氏四十二代天師名正常者，以洪武初入朝，高皇帝命去天師之號，改為大真人，秩正二品，賜以銀印。至其子字初奏云：「欽給真人銀印，止敢用之所上表箋，前朝舊有正一玄壇之印，乃用之符籙者，乞如例頒給。」上允其請，命鑄銅印，照六品式賜之。至英宗朝又命改其舊賜正一嗣教大真人銀印為金，以示寵異，而張氏之僭紊極矣。至孝宗朝則又別賜玉印曰「陽平治都功印」，蓋相傳張氏始祖道陵得道，舊有此印，乃雲雷篆文，又上慮其遺失，別作此以賜，於是金、銀、銅、玉無所不備，真異端中怪事也。穆宗革其真人二品穹爵，降為提點六品，並收所賜玉印，天下稱快。至今上初年，又復其初號，想孝宗賜印說給還矣。

按世宗最寵方士，如邵元節、陶仲文俱拜白玉、烏玉印章之賜，而無金、銀與銅，且皆別號私記，如西番法王等圖書而已，不以施之箋奏也。憲宗賜李孜省、趙玉芝輩亦然。致徽王、遼王俱於嘉靖中附會事玄，得賜真人金印，則親王例得用金寶，尚為有說。

○神仙

【談相徐爵遇神人】中書談相者，號術泉，自胥吏起。幼工署書，以貧悴入京師。時世宗方事祈禱，一切齋壇拜章及匾聯之屬，諸供奉所書，多不稱旨，相資緣中貴得進，上一見其筆札，即召見。相貌甚似李太宰默、嚴少師嵩，因大愜聖意，命直文華殿及入西苑，官至光祿少卿，以驕恣入大計拾遺，與中允郭希顏俱奉旨留用，尋積勞至工部左侍郎，賜飛魚服。母死求丁憂，不許，求給假葬母，許之。欽限半年復任，而相戀伎樂縱飲，不即行。上怒，令撫按逮來。時相因醉跌傷一臂，不能從陸，乃輕舟亟往，意不過鑄階供事而已。舟人所事神忽靈見，時召相與語，呼為談侍郎，日夕相酬答，唯問以後來事，則不應。至京論斬，次年死於市。今上初有徐爵者，號樵野，粗能文藝，以罪遣戍，尋逃伍入京，素嫻刀筆，遂入大璫馮保幕，為洗罪籍，積官至錦衣都指揮同知，理南鎮撫司。江陵相亦曲意禮接之，聲勢震遠近。生平事一神最嚴，初得志，神教以茹素，可長保富貴，不爾，禍且立至。後徐飲於張蒲坂相公家，強以一饗，爵拒之，不聽，遂染指，歸邸，神即尤之曰：「汝敗不旋踵矣。」爵懼，絕葷血如初。神曰：「大禍已成，無益也。」未幾保敗，爵坐大辟瘐死獄中。二人俱市井狙獪，本無足道，然亦以小慧寸長坐致華臚，又有神物附之，似非偶然。究終不能救其取，所謂「國將亡，聽於神」，二人神魄，蓋已為鬼趣所簿錄矣。談為予邑人，故知之甚詳，余兒時在京師，則徐正繫獄，都人爭道其事。

【神佛佑人再生】隆慶初元丁卯之秋七月，江西臨江人張克文與弟堯文俱鄉貢士，同入京會試，抵桃源而弟病已革矣。克文為治棺將殮之，忽有人繞舟呼曰：「是且不死。」克文痛哭，尚在疑信間，又有呼者曰：「關先生憐子友愛，故來相報，幸勿失之。」乃移弟屍至野廟中，日夕走關廟祈禱其生，舟人怪笑，皆棄之去，其後竟生，以仲秋十八日蘇，死幾二十日矣。克文登戊辰進士，為工部郎，其座師于文敏為文紀之。近日丁酉年南比部何君，浙江上虞人也。有女年十六，素事佛，久斷葷血矣。至其春二月十七日長逝，亦將就木，有侍兒見其蠕蠕動，始報其母。來則呼姆者再，母持之問何來，則曰：「我往廟中，見侍衛森嚴，諸神咸指曰：『是女當生為某官家男子，始知身死，因以情祈念父母不忍訣。』俄有佛龐眉古貌自稱上元，云：『汝前生為我弟子，故我見汝猶憐，當令汝還。』諸神皆諾，因得蘇。」然食飲俱不納，無生趣。越二日，又夢觀世音持藥療之，又同上元賜以桃，又令握筆傳梵書，勉以敬神持善，凡千百言。其父歸，偕同舍郎讀之，字皆若倉頡，不甚辨，相與驚怪，自此漸復人理，凡九日而如初。此何君同官徐水部時進日睹所紀。蓋女又傳上元言，徐當三月朔舉一兒，至期果然，因益異之。今世再生者多矣，百靈之顯赫亦不少矣，唯關侯與大士能奔走天下，愚智無異詞。今睹此二事，則肉白骨而生之，明著奇怪，宜宇內之崇奉不衰也。

【記前生】虞德園淳熙吏部曾為余言，記得前生為張秋左近河壩間土地，人煙稀少，香火蕭條，偶無聊策杖散步，至閘上，見津吏奔走，冠蓋如雲，急偵之，乃一吏部郎經過也，因心豔之，旋謁上帝，大被嗔責，云：「汝且遷冥中要秩，奚羨此塵世熱官？」遂令生凡間，俾如所願。時虞清望素著，旦夕將出山矣。予心念曰：「所言若信，其兆不佳。」以社公而改銜部，為黜為陟總未可知，然前生所望已酬，恐名位止此矣。其後啟事屢登，竟老林壑，果如所卜。

【張三丰】張三丰在國初靈跡，紀傳所載甚著，而於隆平侯事尤奇，則時所罕傳，今記之。張三丰名猷，初為閩獄吏，洪武中以罪戍四川平越衛，未至，偽浴沉於水，盡得各司回文與解者令歸，人始神之。及居平越衛，其長為千戶張信，故直隸臨淮人，以功得今官，待三豐甚厚。一日謂信云：「吾已為汝父得葬地，以報汝德。」命負其父母入一岩穴，曰：「汝入當有所見，亟置口中，其後貴不可言。」信如所教，入，有石牛欲相啖，甚怖，僅掛其角而出。三豐歎曰：「止可得封侯耳。」又命持金椎擊洞門石令斷，且囑以止可出二三擊。信往，擊至七方斷，則見金魚凌空去，歸而告之。三豐又歎曰：「惜乎！汝今八口且死當盡，僅留汝乃貴。」後十年，一家亡七人。信以子身從文皇靖難，洪武三十五年，封隆平侯世爵，至今二百年不絕也。信封后至永樂十二年，奉命祭武當山，復見三豐於山中，飲以茶，飼以一棗。信袖之，出山取視，則已長尺許矣，其異如此。一云三豐即張邈邊，未知然否。又云三豐為遼東懿州人，名君寶，一云陝西寶雞人。

【仙女保薦】永樂間，仙女焦奉真奉詔召入京，薦其母舅馮仲彝為太常寺丞。仲彝卒，奉真又奏以馮孫名必正者為真武廟官，尋升贊禮郎矣。至正統十二年，仙女又奏請乞升，上命特升為太常寺丞。至正統十四年十二月，給事中林聰等劾南太常寺丞馮必正為妖婦焦奉真之姪，邪佞近身，不由其道，當斥。吏部覆奏當如議，遂削職為民。此女之果仙與否未可知，然歷事四朝，屢祈恩澤，有求必允，此必有深當聖心者，意者南塘耿先生之流歟？但其身曾否承恩，則未可考。

按，永樂二十二年，仁宗初即位，仲彝以妄言甥女為謫仙人，降江西南康府照磨矣，何以英宗朝又允仙女之言，用其孫為容臺上佐，馴至列卿也？其中必有故。

【仙姑避跡】參議顧可學從林下獻秘方於世宗，得召入為禮部尚書。上命有事於太和山，其中石門山者，有仙姑不食不衣不寢，能知未來事，顧至其地求見不得，歸而密奏之。上心動，令巡按御史谷嶠以禮資遣入京。命甫下，仙姑已知其事，焚所居而遁，比詔使至，已不可蹤跡。至嘉靖末年，上春秋高，自覺漸衰，益求長生之術，乃遣御史姜儷、王大任分行天下，求異人異書。而王得湖廣，專以仙姑事屬之，聞其行滕入岳州，乃囑彼守令示意。仙姑辭曰：「我無秘術，但能絕粒，此非帝王事，使者借我入朝，其技止此。御史且得罪，奈何？」王無以難，僅得方士劉文彬等報命。上恐絕後來者，為升二臣侍讀學士以酬其勞，未幾而鼎成龍去矣。是時方士自邵、陶二人外，如段朝用、龔中佩、藍道行、藍田玉、胡大順、胡元玉、何廷玉、羅萬象等數十輩，皆以失旨伏誅，仙姑明哲先機，即謂之仙亦可。

【王子龍】今上丁亥戊子間，江西贛州龍南縣王子龍者，以妖賊起，尋為官軍所擒。磔死報功，將士及虔撫秦中丞舜峰耀等俱蒙敘賚閱三歲矣。繼而廣東惠州府有少年亦名王子龍，幼奉寡母居家，一日樵於深山，遇異人謂曰：「吾憐汝孝，且有道骨，授汝一法，立變百物為黃白，然僅許養母，他日度汝登仙籍，慎勿妄用，且濫傳一人，苟違吾戒，收入泥犁矣。」王拜受歸試之，信然，因日以燒煉為事。事漸傳播，有豪有力者齎之不與，以至道流輩百端誘之，不從。上官亦有豔之者，但不敢宣。時劉節齋繼文以督府總兩廣，獨心慕之，潛遣材官說之曰：「吾能一旦富貴汝，亦能拿汝汝，二端唯所自擇。」王曰：「吾守仙師戒，戮即戮耳，斷不敢輕泄。」再三譬曉，不從。督府大怒，示意部吏，使人告之，云此即虔撫叛賊王子龍，向日膏斧者偽也。遣兵卒捕繫

之。至則一弱冠牧豎耳，尚冀其可威制，問曰：「且未治汝叛逆大罪，聞汝能為黃金，吾欲面驗始信。」以階前瓦礫授之，一呵成紫磨矣。劉益心動，姑縻之外舍，傳語云：「得方立赦汝，不爾，旦夕誅死矣。」王堅守師約不聽。劉愈恚，下之惠州郡守孫區吳光啟，令如律按辟。孫久悉其誣，具回檄悉言其地里不相蒙，年貌不相對，萬萬不可行。劉念事狀重大，當奏請於朝。時秦中丞已改撫楚，亦移檄詰前事甚晰。劉既見人情不協，而業已輕舉，悔形於色，密以手書諭太守：「君言亦不謬，今事已爾，姑斃之杖下可也。」孫心知不可，遂謝病，不待報，竟歸。惠州通判署和平縣事蔣杞者，獨欣然承其旨，潛縊之獄，因得薦擢去。後三年而公論沸然，督府已入為司農，將大用矣，坐此罷歸，未幾卒。通判逮至擬抵償，尋得遣戍；孫起為濟南守，積資參政，歿於位。夫仙以點化授人，且許以升舉，其非妖妄明甚，弟子能誓死守戒，調當以神術脫之，奈何任其非命不一顧也？劉，直隸靈璧人，聞已無後；孫，吾邑人，早世，亦無子，總之皆不可曉。

【屍解】太陰煉形，異人屍解，儒者以為必無之事，而亦不盡然。如嘉靖間洛陽劉晦庵健少師，以九十餘告終，嗣後遊行人間，聞至今尚在；又如近年江右羅近溪汝芳大參，卒於家久矣，一日忽至其同鄉曾見臺同亨司空寓，連日快談，曾以語同鄉吏部郎劉直洲文卿，初訝不信，偵之果然。蓋晦庵德業冠絕一時，近溪學問照映百世，宜其仙去不死也。又近年有無賴妄人自稱醒神子者，詭為故威寧伯王越，遍游東南，至湖州而茅鹿門坤酷信愛之，求其長生之術。余曾於武林識之，鬚髮已皤然，飲啖兼數十人，言動鄙倍，乃一下劣庸愚，即方士不足比數也。茅翁老名夙，練世事多矣，何以信之如此。